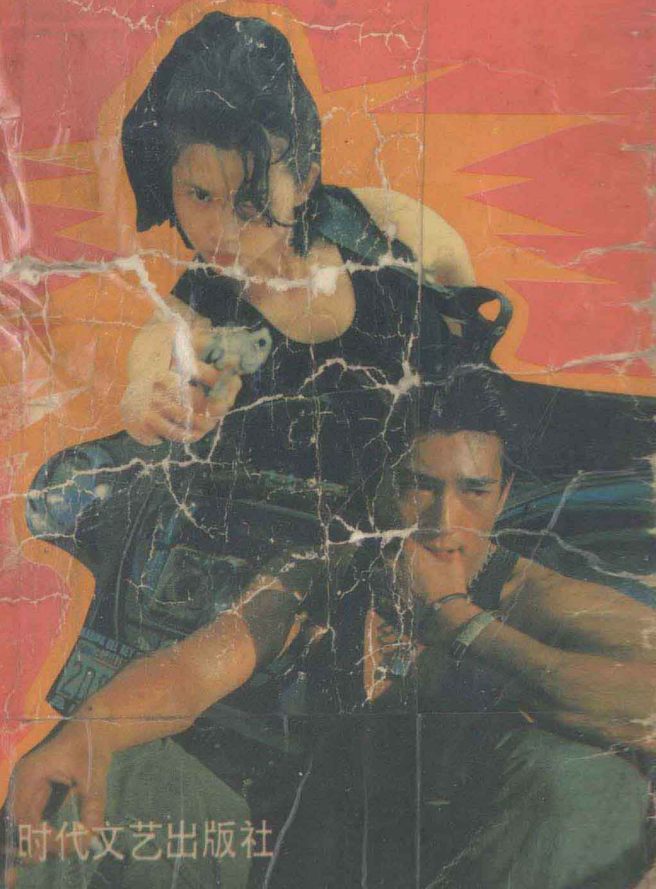


”字系列之

搏命猛男



时代文艺出版社

搏命猛男

(吉)新登字 05 号

搏命猛男

BOMINGMENGAN

雪米莉 著

责任编辑:赵 岩 安春海

封面设计:刘 岐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00000 字

四川成都军区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ISBN7—5387—0855—3/I·812 印数:20000 册 定价:6.80 元

第 一 章

一九七六年秋季。

香港。港岛。坚尼地城。摩星岭平房区（公民村）。

在一个靠近大海的小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一间低矮、简陋的寮屋（木屋）。在萧瑟的秋风之中，寮屋更加显得孤独、寂寞，倒让多情之人徒自伤感啦！

太阳已经落下了一小时，夜凉如水，夜幕已然降临，那座孤独的寮屋已亮起了苍白的日光灯，从外面一眼望去，那形象倒有几分鬼屋的样子。

灰白的灯光之下，屋中烟雾腾腾。七个年轻的飞仔东倒西歪地散布在桌前墙角，或靠或仰，姿势迥异。

不过，这七个人的脸色则都显凝重，在灰白的灯光映照之下，更显肃杀。整个屋内的气氛就显得有些吓人啦。

过了良久，屋内唯一的那个端坐在桌前，显得很有坐姿、教养的青年人环顾四周一眼便缓缓地站了起来。

此人身材高大、壮实，穿着极其普通，头发剪得很短，满脸的络腮胡子则没有好好修理过，长得张牙舞爪，颇有几分海盗、劫匪的凶相与杀气，让人一见则不由地先怵上三分，矮

了半截。

只听他用一种浑厚、单调、沙哑的声音说道：“各位，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同乡乡亲，不过呢，由于我们这次的行动事关重大，我也就只好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啦，你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如果有谁心里边不大服气，就趁早说出来。否则，到时候，如果有人想故意跟我过不去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的。”

“雄飞，你就请放心啦。没有人不服你的。小李和小丁都是跟你的，想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啦。我们俩又是老战友，生死与共多年，自然是相互信赖、配合默契啦。”一个脸皮白净、五官端正，年约二十六七的青年微笑着说道：“至于阿俊、阿明、阿山他们几个人呢，都是跟我很久的好兄弟，虽然这次和你还仅仅是初会，但他们对于你以前在大陆搞武斗时候的辉煌战绩倒是早就知道的，而且也非常钦佩啦，说实在的，我们大家都希望由你来作我们这一伙人的龙头老大。”

这个脸皮白净、相貌清秀的青年名叫王天宇，以前是大陆的红卫兵，曾参加过武斗，六十年代末期才偷渡来到香港的，现在是港岛的一名打工仔。

而那个端坐在桌前、满脸都是络腮胡碴的青年名叫林雄飞，以前也是大陆的红卫兵小将，武斗专家，七十年代初期才偷渡来港。目前自然也已获得定居。

由于他们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无亲戚所能投靠，自然生计窘迫。日子过得非常艰辛，因此便拉帮结伙，混迹江湖。今天则相互勾结起来，准备铤而走险，干票大的，以解囊中羞涩。

至于那几个和他们在一起共同策划大计的年轻飞仔，则都是和他们几乎是同病相怜的贫苦飞仔，而且都是河北籍的老乡，这大概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啦。

“嗯。”林雄飞见王天宇如此捧场，心中倒也有几分欢喜，只不过脸上并未表露出半分喜色，仅仅是轻描淡写地点了点头，平静地说道：“作不作龙头老大，我倒是无所谓啦，只要有钱就行。你们大家对我林雄飞是怎么看的，现在也还无关紧要啦。你们以后愿不愿意跟我，那毕竟都是以后的事情，现在说起则未免有些为时过早啦。”

顿了一顿，他又加重语气厉声说道：“但是，凡要参加这次行动的人，都必须绝对服从我的命令，特别是天宇带进来的这三位兄弟，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整个行动结束为止，你们都只能服从我一个人的命令啦！我这样要求也并不是对天宇有什么不放心的，只是不想出错而已。要知道，咱们这次的行动，将事关咱们在场各位兄弟的身家性命啦，这可是半分也不能大意的事啊！”

“飞哥，你放心好啦，宇哥早就对我们吩咐过的，我们听你的命令呀。”一个长得非常英俊的长发飞仔站起来大声说道：“几年以前，我们就已经从宇哥口中听说过你，据宇哥说，你以前在大陆搞武斗的时候，不仅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神枪手，而且还是一位足智多谋的战略战术专家。所以，我们大家都对你佩服得不得了啦，包括宇哥在内也都是这样的，宇哥，我所说的对不对呀？”

“嗯，嗯。你说得很对。”王天宇赞同地点点头，扭脸冲

着林雄飞微微一笑，亲热地说道：“雄飞，你听听，我没瞎说吧？连阿俊他们都这样说啦，你这回总可以放心大胆地放手去做啦。”

顿了一顿，王天宇又接着说道：“好啦，好啦，咱们废话少说，雄飞，你现在就把咱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方法和行动的具体细节都通通安排下来吧。到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严格地按照你所吩咐的方法去做的，保证不会出什么问题啦，我们大家都非常相信你在这方面的才能啦。”

“好吧。”林雄飞面无表情地答应了一声，淡淡地说道：“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已经确定下来了，就是位于环皇后大道中段的天祥大厦。”

顿了一顿，林雄飞伸手从上衣口袋之中掏出一叠白纸，并迅速地在桌上摊开，同时说道：“哦，对啦，小丁，你到外面去把风，其余的人都给我过来。”

“是。”那个名叫小丁的飞仔立刻跳起身来，简捷、短促地答应一声，大步就从屋中走了出去。

屋内的其他几个人则依言走了过来，大家团团围在桌旁，睁大眼睛，伸长耳朵，不敢发出半句杂音，大概是欲听林雄飞其人究竟有何惊人高论。

林雄飞冷冷地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伸手指点着桌面上已摊开的草图，用他那单调、平静的声音开始讲解道：“天祥大厦的底楼是著名的天祥商场，二楼是豪华的舞厅和酒吧。每天下午六点钟，都会有一辆银行的装甲运钞车准时开到，并把那里一整天的营业现款提走，径直送进汇丰银行。款项当然是很大啦，而且还都是旧钞，所以，我们一旦得手之后，这

种现款均可以自由使用，想来也不太可能发生什么危险的。”

停了一阵，见众人脸上均有喜色，且一声不吭，林雄飞似乎很满意，于是就提高声音又继续说了下去，语气之中也开始有了一些温暖之意：“每天五点五十分左右，都有一辆警车开到，车中有五名警察，他们都会下车到商场值班经理室中去喝茶休息，大约一直要到六点三十分左右才会出来。”

“运钞车大约六点准时到达，车上共有四名警卫，其中有两人留在驾驶室里，有时也下来抽一只烟，但不会离车远去，只有一人怀中有枪。另外的两人则进去提款，大约要到六点二十五分左右才携款出来，通常会有一二名天祥的高级职员陪同，我们就趁这个时候动手劫款，动作要快，整个行动过程必须在十五秒钟以内完成……”

“飞哥，我们为什么不在半路上截车呢？”那个名叫阿俊的长发飞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据我所知，天祥集团的董事长高鹏是个有些背景的人物啊，势力很大，所以，天祥大厦的警卫力量很强，底楼靠近后门的值班室里有三名配有长枪的警卫，火力很猛啦，不容易应付的。”

看来，这个阿俊倒是一个有心人，虽然，他也只是刚刚获悉这次行动的目标仅仅不过一分来钟，但已对整个行动计划有了很明确的疑问，说不定他以前就对天祥这块宝地打过什么主意。

“哦？”一向都是城府颇深、喜怒不形于色的林雄飞闻言也是一愣，脸上立刻起了不小的变化。过了良久，他双目之中突然精光大盛，并牢牢地盯住阿俊，淡淡地问道：“喂，兄弟，你为什么对天祥大厦之中的布置竟然这么的熟悉啊？”

“哦，飞哥，事情是这样的。”那阿俊自然也不是傻瓜，眼见林雄飞竟有如此这般的神情，便知此事定然非同小可，于是便连忙据实相告，不敢有半分的隐瞒：“我有一个朋友，原本是天祥大厦的警卫，后来因在当值的时候偷偷酗酒，结果被上司发现就炒了他的鱿鱼。半个月前，他又参予了在中港客轮码头的堂口兄弟火并事件，结果被别人连砍了好几刀，当场死亡。”

“喂，阿俊呀，你所说的这个臭小子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大头鱼啊？”王天宇也插进问了一句。

“对对对，就是这小子。”阿俊见宇哥出头证实，也就连忙点头称是道：“飞哥，大头鱼这臭小子原本是我的邻居，两个月以前才被他们的老板炒鱿鱼的，我们两人的关系也算不错，常常一同喝茶聊天。所以，我对天祥大厦内部的情况也就略知一二啦。”

“是这样啊。”林雄飞似乎松了口气。但还是又紧紧地追问了一句：“那，你在天祥商场之中还有没有其他的熟人啦，比如说，就只是见过几次面的。”

“没有啦，一个也不认识。”阿俊如实地回答道：“其实，我连天祥大厦也一次都没有逛过啦，那里面的布置都是听大头鱼吹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嗯，他也没有骗你，都说的是实话。”林雄飞轻轻地点了点头，又环顾了身旁的众人一眼，这才又慢慢吞吞地继续说道：“我仔细研究了那部银行的装甲运钞车，丢他妈的，结构相当坚固，关闭之后很难撬开，我们也就只有几支点三八左轮枪，威力也很不够。更何况，沿途又都是大马路，又有

警车押送，根本无法得手；所以，我们只有趁空隙在天祥大厦的后门停车场里动手。”

“雄飞，既然是这样，那么，具体的细节又怎样呢？”王天宇忍不住又插嘴问道，脸上微有忧虑之色。

“唔，具体细节是这样的，小丁开着那部偷来的白色丰田面包车负责打接应，六点二十五分钟以前就必须到达，后门一旦枪响，汽车就必须冲进停车场。

“我和天宇负责对付那两个提着钱箱的银行警卫以及陪同的天祥职员，得手后就由我们两人去抢钱箱。

“小李负责干掉留在运钞车旁的另外两个银行警卫，然后就是掩护我们抢钱箱和上车，并且随车一起离开。当然，你还必须顺手把那部警车的车胎来上几枪。

“阿俊和阿山则假装是商场顾客，先悄悄接近商场后门的值班室附近，一旦我们在外面动手，你们就马上干掉里面的那三个警卫，然后就从后门冲出来与我们会合。那时，商场里面一定会大乱，其他的警卫和那五名警察则已经来不及阻止我们撤退啦。

“至于阿明嘛，你驾驶一辆货车在附近待命，如果我们未能甩掉追兵，你必须立刻制造一起交通事故，以便我们安全离开。然后，你自己还不能被条子抓住。”

林雄飞一口气宣布了这套自己研究推敲了多时的行动方案，自觉得滴水不漏。心中得意之极，顾盼之间，颇有些踌躇满志之态，不过，说出来的话则仍然冷冰冰的，不带半分得意气焰：“各位兄弟，大家还有什么不太满意，或是不太明白的地方吗？”

“没有啦！”

“都明白啦！”

众人听他这么一番布置，只觉得构思精妙、思路清晰。于是大家面带钦佩之色，纷纷点头称是，自然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大有一股“不获全胜，誓不收兵”的豪情和气概。

的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目前这种艰难窘迫的情形之下，一想起那几百万花花绿绿的钞票，再加上林雄飞的巧妙布置，自然都是心旌飘荡，按捺不住啦。

“哈哈……”王天宇仰天一阵豪笑，然后便冲着众人得意洋洋地说道：“就凭我们雄飞大哥的小心谨慎、足智多谋，再加上咱们大家的身手、胆量，区区一部装甲运钞车又算得了什么呢？等以后咱们有了钱，就完全可以去买一些最为先进、精良的武器，如果再有什么类似的行动，那一定就更加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啦，哈哈……”

“哈哈……”

“哈哈……”

“呵呵呵……”

屋内众人立刻各自都爆发出一阵欢愉的豪笑，每个人都是喜笑颜开、眉飞色舞，仿佛现在已经抢劫成功了一般，花花绿绿的钞票已然到手了。

过了好大一阵，待大家情绪稍定，那林雄飞这才又冲着众人挥了挥手，示意让大家安静，大约是还有话说。

果然，等大家安静下来后，那林雄飞便淡淡地说道：“就按规矩，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全部都不能离开这间屋子啦，也不能给别人打电话，冰箱里早已准备好了一些食品，另外

还有电视、音乐、麻将、扑克，大家要吃要喝要玩都行，知道吗？”

“知道，知道。”

“当然应该如此啦。”

“好倒是蛮好，只可惜这里没有靓妞玩，好像有点美中不足。”

“喂，阿明呀，你小子别心急，等明天的行动搞定之后，湾仔有的是凤姐凤妹，只怕你忙都忙不过来呢！”

“喂，我再提醒一句啦，”林雄飞正色说道：“搞定之后，大家爱怎么玩那是自己的事，但条子一定追得很紧，所以大家千万都得小心一点啦，可别走漏消息，让条子找到线索追上门来啊！”

“飞哥，你放心啦。”阿明一拍胸脯，满不在乎地大声说道：“我阿明虽然有这抓‘鸡’的爱好，但从来都小心得很，绝对不会在这方面有任何差错的。宇哥，你最了解我，你说说，是不是这样呀？”

“喂，你小子就别他妈的发骚充好汉啦。”未待王天宇答话，那阿俊已急不可待地插进嘴来，有些不太耐烦了：“来来来，闲话少说为妙，咱们最好还是来搓麻将啦，明仔，敢不敢上阵呀？”

“哼，想玩麻将啊，很好啊。”阿明满脸均是不屑一顾之色，轻蔑地瞟了阿俊一眼，讥笑道：“嘿嘿，谁不知道你俊哥赌瘾奇大、赌技又奇差，怎么啦，你是嫌钱多想让别人帮忙花些呀，嘿嘿，老子今天正好心情很好，玩什么都成，反正跟你赌钱都是有吃无赔，够爽啦。”

“这倒也是实情。”王天宇也知其中情由，于是便迎合着说到：“阿俊呀，我看你这两年也真他妈的邪门，手气背得不得了，赌什么都是输，可你小子又偏偏赌瘾特大，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弄几个钱，结果又通通让你小子全部丢进赌场这个无底洞里去啦，这又是何苦呢？依我说啊，你小子要不尽快戒赌的话，早晚也得把自己赔进去。”

“哼，宇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呀。”阿俊冷哼一声，满脸都是不服气的样子，冷冷地说道：“俗话说：‘穷则赌，赌则通。’这个世界上，谁他妈的不都是在搏命啊，只不过每个人所采用的方法不太一样罢啦。如果我能够有钱不愁吃喝的话，自然也就不会去赌场里去搏命啦。”

顿了一顿，那阿俊又继续冷冷地说道：“再者说啦，自古以来就有‘否极泰来’一说，自从我出道以来这么久啦，不管玩什么，手气一直都很背的，但我可以肯定，总有一天，我会时来运转的，而且，一旦转运，那可是怎么也挡不住的。”

“是啊，是啊，你就慢慢等转运啦。”阿明不怀好意地将嘴角往上吊了吊，阴阳怪气地挖苦说道：“咱们就慢慢瞧啦，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俊哥走红运啦，嘿嘿，但愿这不是下辈子啦。”

“你……”

阿俊脸色微变，双眼怒火燃烧似欲发作，但也仅仅一瞬而过，眨眼之间便恢复了平静，若无其事地瞥了阿明一眼，冷冷地说道：“俗话说：‘三贫三富不到老。’我周华俊人还年轻，有原则、有耐性，我还输得起，而且根本就不怕输。”

“是啊，是啊。”在旁边一直没有吭声的阿山这时也出来

打圆场了，“俊哥这一段手气虽然挺背，可赌品、赌技也都是一流也，老天爷总会开眼啦，说不定就在明天就可以时来运转啦。”

在一旁冷眼旁观的林雄飞，眼见这个阿俊居然会有如此的胸襟和涵养，心中不禁暗暗称奇道：“哇！好个阿俊，真没看出来也，居然能有如此的气魄和量度，倒也是人中龙凤，将来的造诣和前途定然非同小可，我可不能小视此人啦。”

（深秋季节，往往在晴朗的日子里，碧蓝的天空会显出一种令人心颤的温柔多情，今天的天空就正是如此。

在这一望无际的碧空之上，几缕雪白的云纱，很别致地点缀在这片深沉、晶莹的天幕之上，仿佛很有条理，错落有致。）

快下午六点钟了，温润的阳光已偏往西方许多，天边则在夕阳的照映之下赫然泛起了一片绚丽多彩的血光，整个港岛都被这阵夕阳的光芒所映照着，一片辉煌。

皇后大道中段的天祥大厦是一幢二十层高的宏伟建筑，也是赫赫有名的“天祥集团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但在周围无数高耸的巨大宏伟建筑群的包围之中，那天祥大厦竟然显得很有些不太起眼了，这倒的确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

但是，不管怎么说，天祥大厦总还是有值得它骄傲的事实。因为，占据整个建筑底楼的天祥商场倒的确是全港岛最大的一座商场，不仅名动港岛、九龙，甚至就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天祥商场也可算得上是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

这天祥商场本是天祥集团公司的发家之本，而且，这天祥集团在东南亚还拥有数百间的天祥商场分店。并且都以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声誉著称，董事长高鹏往往也以谦逊、敦厚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这就给了广大市民一个值得信赖的良好印象。

也正是如此，天祥商场便有了一支数目庞大的顾客队伍。所以这间商场每日的营业款项数目庞大得惊人，同类的商家根本就不能与之相比。

除此而外，设在这座大厦二楼的天祥舞厅、天祥酒吧和天祥娱乐世界则又是天祥集团在香港的另一大财源。

那里面，不仅设施齐备、装璜精美，整个内部环境均是美奂绝伦、金碧辉煌；再加上优质的服务以及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奇花样，因此，这里的顾客日日爆满，生意兴隆之程度完全非常人所能设想。

而且，凡是能在天祥大厦二楼来消闲、请客、谈生意的人，当然绝非普通市民，因为，这里是香港各界名流汇集之地，政客、豪商、歌星、影星以及三合会、十四 K 等黑帮头脑会集此地，龙蛇混杂，好不热闹。

正因为如此，也就难怪天祥集团的董事长高鹏先生不惜每日动用警方的力量，也要将当日的营业款项直接送进汇丰银行那戒备森严的保险库中。

与平时一样，今天，中环警署的警车和汇丰银行的装甲运钞车按时先后开进了天祥大厦后门外的停车场，并且在往日停车的后门口老地点分别将车停住。

都是熟门熟路，警车中的五名警官也与往常一样，大摇

大摆地从警车中钻了出来，大家一路说说笑笑，也用不着旁人引路，径直拾级而上，推开商场的后门径直朝值班经理室大步走去。

当然，此刻在值班经理室内，早已有漂亮的公关小姐为他们这一行人准备妥当了好烟、好茶，当日值班的经理也为每个人准备好了当日的红包。

的确，要想让这些阿 Sir 们每日都不辞辛劳地准时前来为天祥公司服务，除了要给分局之中的警方官员们打点一二外，对于每个当日前来的阿 Sir 也自然更应有一点必不可少的好处费啦。

否则，那谁他妈的还会理你啊，看来，这天祥集团的董事长高鹏先生，不仅做生意精明果敢，为人处世也是周到圆通，所以才会有如此好的人缘啦。

汇丰银行的那四个警卫则没有什么红包可拿了，因为，押解现款仅仅是他们份内的工作，那是无法偷懒的。

所以，当装甲运钞车刚刚停稳，车后的大铁门便自行打开了，也不用别人相请，两名手提铁箱，身穿制服的彪形大汉便利落地从车内跳了下来，迈着非常稳健的脚步，从后门大步而进，半点也不曾含糊，倒真是有几分公事公办的模样。

至于加强室中的那两名银行警卫，大概由于在车里呆久的缘故吧，因此也就不想闲着。于是，他们两个也就从车上跳了下来，并排靠在车头附近，掏出香烟点上，接着就天南海北地开始闲扯着他俩刚才在车上尚未扯完的话题，倒也有滋有味。

这两人也是身穿制服，更兼身高马大、膀大腰圆，再加

上其中一人手中还抱着一支长家伙，让人看了心中冷气直冒，倒也不敢等闲视之啦。

这天祥大厦后门外的停车场，其实就是天祥职员们的专用停车场，并不对外，因此，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偌大的一个车场倒也非常安静，往来之人极少，绝对没有公共停车场里的那种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仅仅有几个零零星星的人在其中出没，大家各干各的事情，倒也相安无事。

与往日一样，在大厦前面的大厅之中，人来人往，买卖兴隆，各种各样的顾客四外游逛，东瞧瞧、西看看，在这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之中来回穿梭、精挑细选；柜台的服务小姐们满脸含笑，不厌其烦地东忙西搞，毫无半分怨言。

就在这人声鼎沸之中，当然还有商场内的巨大立体音响所播放着的旋律优美的轻音乐，而且那三十五英寸、二十四英寸……各种大小屏幕的彩电也不停地变换着五彩斑斓的电视画面。

香港的电视台，通常都是昼夜不间断地播放着五花八门的精采节目，电视连续剧、电影、新闻、音乐、劲歌、六合彩……，真是应有尽有，美不胜收，往往使人目不暇接。

六点二十分整，有两个衣着平常，相貌普通的年轻人大摇大摆、从从容容地走进了天祥商场。

这两个如同一般的寻常顾客，东瞧瞧、西看看，一路之上边走边看边聊，极有分寸地接近了挂有“顾客止步，谢绝合作”的招牌附近的那个警卫值班室，这里也就紧紧地靠近了商场的后大门。